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二三〇三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我忠勇守軍壯烈犧牲 衡陽已被敵寇侵陷
中美空軍襲太原毀敵機廿五架

（中央社訊）據軍委會十日發表戰訊：㈠衡陽城內核心巷戰，由七日晨起進行到八日晨，我官兵壯烈犧牲殆盡，該城在第一天淪入敵手，守城指揮官等情況不明。我外線各部隊，繼續猛攻，衡南在五甲亭、官塘、大營塘一帶，和敵人反復搏殺，雙方都有傷亡。衡東在東陽渡、五馬歸槽一帶，和敵人往返衝擊，互有進退。北面我在望城坳以西地區，和敵人進行激戰後，攻克五里牌一線後，九日敵向我反撲，我軍迎頭猛擊，戰鬥猛烈異常，殲敵五百多。十日晨，我機一批向衡陽以西飛行轟炸，被打落一架。㈡湘東下埠以西一帶敵，已被我擊破，殘敵向醴陵方向敗竄，我軍跟蹤猛追。㈢老與（醴陵東）敵克，敵被東南我軍也將包圍攻擊，傷亡頗大。㈣我軍向茶陵城攻擊，敵據點向敵猛攻前進。㈤張花城西南地區，戰鬥仍烈，攸城近敵軍已被我攻擊，敵傷亡很重，被迫後退。㈥耒陽北郊戰鬥仍烈，我敵都有傷亡，耒陽以南小水鋪一帶殘敵，已將敵人消滅一部。㈦安仁城南仍隔河對戰。㈧耒陽南郊敵軍經我猛擊，受傷很重，被迫後退。㈨寧遠城郊敵軍又被擊斃一部，並生俘多名。

又二次戰訊：十日我空軍志願大隊冒惡劣天氣，炸衡陽附近雨母山敵砲兵陣地，予敵人重大破壞，在寶泥附近敵陣地俘獲空襲，敵傷亡很重。同日我中美混合團襲擊太原機場，毀敵機廿五架。

（中央社湖南前線某地十日電）耒陽南小水鋪敵軍五日晚向南反撲，正和我軍激戰中。

（中央社訊）史迪威總部十日公報：㈠長江區方面：中美空軍混合大隊襲擊洞庭湖和漢口間的長江江面，擊沉巨型倫一艘，傷倫一艘。我機炸漢口機場，打落敵機九架，傷四架。八日夜間我機襲漢口東南和近九江的倫隻，炸沉巨型結，傷一艘。㈡洞庭湖到衡陽區方面：我機繼續襲擊日軍供應線，燬倉庫和大砲陣地，敵軍不能在公路上行動，我機在衡陽通湘潭公路一帶，又炸衡陽和白螺磯，擊斃敵人，敵供應隊只在夜間行動。我機夜襲衡陽通湘潭公路一帶，打傷無線電台一處，投彈中船塢，海上飛機場設備，引起三處大火，炸油四艘。

羅斯福曾視察檀香山
商討太平洋戰局
麥克阿瑟、尼米茲、海爾賽、李海等參加會議。

（中央社檀香山十日路透電）羅斯福總統曾經在這裏逗留三日，視察這裏的軍事設備，並舉行軍事會議，羅氏曾經和西南太平洋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尼米茲、第三艦隊總司令海爾賽、羅斯福總統的參謀長李海等，商討太平洋戰局。（編者按：這個電報是七月二十九日由檀香山發出，因安全關係擱到今日）。會後，羅斯福總統告訴記者說：德和邱吉爾首相所主張的無條件投降，對於德國和日本同樣適用，對結不當宥。總統絕對避免透露會議的結果，只說：會談是討論新進攻計劃，至於何時可以實現，都沒有提到。諸傳邱吉爾首相原擬參加會議，後來沒有實現。總統說：任何討論到他們在太平洋中舉行會議的說法，都是沒有成熟之談，而是將來的問題。當總統到了檀香山時，受到熱烈歡迎的有海軍將領十九人，陸軍將領十五人。太平洋觀察家對於這次會談，「一直沒有得到論審的大」，現在夏威夷流行的大問題，是麥克阿瑟將軍是否已經得到向菲律賓進攻的命令。記者問到菲律賓

華萊士電蔣委員長
讚揚我衡陽守軍

（中央社華盛頓九日合衆電）美副總統華萊士致電蔣委員長，對衡陽守軍「長期而英勇」的抵抗，表示敬佩，原電說：「我相信衡陽的堅守，可能使中國西南部其他各受威脅的區域更鞏固，並使日軍計劃遭嚴重挫折。」

美參院通過
史迪威晉級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華盛頓九日電）參院昨日已通過中緬印區美軍總司令兼中緬印駐印軍總指揮史迪威將軍，晉行晉級上將。

超過九百艘
▲▲今年下水的美商船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華盛頓九日電）美航務委員會五日宣佈：從七月二十九日以來，下水的貨船計二十九艘，本年總計已下水的商船九百六十一艘。從一九四一年戰事開始，下水的商船已更美……

緬北英軍克棠里
騰衝我攻佔敵砲兵陣地五處

（中央社訊）據軍委會十日發表戰訊：㈠滇西方面：騰衝西城城牆上敵砲兵陣地五處，已爲我軍攻佔，敵人曾向我反撲幾次，都被打退。芒市敵向東南反撲，正激戰中，芒市到龍陵道路已被我分段破壞。㈡緬北方面：密支那殘敵軍在伊洛瓦底江東岸，繼續掃蕩，我軍由渥莫北進，九日已和由曼那南進的喀欽部隊會合。

（中央社東南亞總部十日路透電）英軍攻下孟拱西南的棠里，盟軍因此能在孟拱——瓦城重要鐵路線上更進而控制五哩，棠里西南長十五哩的路線內，已無敵蹤。

（中央社倫敦十日路透電）……緬甸……

……緬甸……英軍沿錫公路出擊，進展神速，離緬邊不到十二哩，日軍殿後部隊在多次猛宕激中，遭受嚴重損傷。盟軍有效驅逐緬境日軍撤退的主題。

關島敵寇大部肅清
僅島北部狹小地帶還有殘敵

（中央社珍珠港九日合衆電）海軍部公報說：關島美軍在最後掃攻中，除了祇在十五方哩的小部分地區外，已將該島全部肅清。島上日軍的重要抵抗力量，經過二十日的激戰後，已在八日停止。美軍已佔領關島北邊日軍佔領區各地，還有巴帝角到內陸的極小倚形區，還在日軍手中。（路透電）尼米茲說：關島除了北岸巴帝角附近一個小地區外，都被美軍佔領，繼續驅逐被圍的殘敵，敵多次企圖逃脫，都被關島北岸口外我艦羣的炮火所阻止。

（中央社西南太平洋盟軍總部九日合衆電）新幾內亞北部艾塔佩附近美軍，已包圍敵第十八軍殘部，正予以殲滅，到七日止，又發現敵屍一千零七十二具。解放式機昨日向雅浦島投彈，轟炸新幾內亞和東印度羣島日軍基地，供應毀壞和船舶，……炸日貨船一艘。

國民黨中宣部
記者招待會
徐部長報告最近國際政……

（中央社訊）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記者招待會，定今日下午四時在美專校街該部禮堂舉行，請梁寒操部長徐堪報告最近國際政治問題。

菲島游擊健兒活躍
敵佔區地域不到一半，各省都有自由菲律賓政府。

（中央社華盛頓九日合衆電）外交政策協會檢討菲律賓的現況說：各島在日本軍事控制之下的不到一半，若干省份都有實質游擊隊領袖主持下的自由菲律賓政府。日方所印的鈔票價值低落，各島上抗敵情緒不信任，每天只發一揀子彈。大部日軍都集中在呂宋島，南部各島美菲人所領導的游擊隊極活躍，日方竭盡全力，最近才集中二千軍隊在南部從事游剿，不過並沒有重大的效果。游擊隊的軍火，得自投降前的菲軍。馬尼剌和若干省份糧食都缺乏，平時菲島生產的蔗糖食物，足夠需要，但是要從西賓輸入米糧，現在日方施行不得當的條例，破壞分配制度，並斷絕米的輸入，若干區域都感到食糧不足。大部份蔗 都被日方用來製造酒精。各島間的輸運船隻已用帆船和摩托船代替。美軍官被俘的，上校以上都被送往台灣或日本，較低級的就在菲島的俘虜營，備受虐待，在擊多托馬斯營的民衆的待遇稍好。

美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
杜魯門氏發表談話
希望中美兩國彼此加深了解

（中央社華盛頓九日專電）美民主黨下屆副總統候選人杜魯門，今日接見中央社記者，作三十分鐘的非正式談話，杜氏主張建立強大的世界警察，以制止戰後侵略，而保持永久的和平。他是米蘇里州參議員，現年六十，和肥胖……

……贊同羅斯福總統的外交政策，必須有一個永久的世界組織，以美中英蘇四國爲領袖，藉以保持真正和平。他們稱對我國極感興趣，要實成更多的中美各界人士彼此訪問對方，藉以求得兩國人民的彼此了解，進而建立更密切的經濟關係。……在建設方面，……位。杜氏…… 不遺餘力…… 孫的世界合作政策。他……已……有任……職，擁護羅斯福總統的政策很出力。

美在印機場增強後
對日宣戰將加速進行
即使日軍佔領了粵漢路，美空軍將要使敵人付出重大代價。
．美空軍參謀長壯語．

（中央社美第十四航空隊司令部九日合衆電）美空軍參謀長盧爾斯中將在中國戰區視察了三天後，發表談話說：以中國作基地的對日空中戰爭，等到美空軍在印機場的設備增強後，就可以加速進行。盧氏曾見超級空中堡壘襲擊東四省，對所得到的戰果，也表示滿意，並且說：這次超級空中堡壘第十四航空隊東方基地其餘的成績驚人。他說眼看到第十四航空隊也有使他們得到的狀況，比預期的更好，而且各地上氣很高，「即使日軍得到粵漢路，第十四航空隊也將使他們付出重大代價」。有人問他超級空中堡壘和各式中型機對阻撓目前日軍在湘江流域的攻勢，效果如何？蓋氏說：這是軍事問題，應當說：超級空中堡壘對日本本土的襲擊，已使日本不敢動用國內的戰鬥機，否則這種戰鬥機就將派到各地作戰。

黔桂路獨都段
（中央社桂林十日電）黔桂鐵路都（勻）段，獨山至都勻段路基……加工修築，……通車，火車今日已直達都勻。

社論
法北盟軍的新的戰鬥高潮

經過了一度沉寂後，法北重新泛濫起了盟軍的新的戰鬥高潮。整個高潮的增漲過程表明：西線戰局已進入了向法國內地展開大規模攻勢，作戰的階段。巴黎外圍的德軍防線已被割裂成片斷了，到巴黎的道路已經打開了。盟軍不僅擁有兵力和物資上的壓倒優勢，而且還估有了更廣大的空間，建立了更寬闊的戰線，足夠爲戰略計劃中所預定的主要的目標，進行一連串的攻勢。

盟軍在法北的軍事行動，標誌出了盟軍在戰術上的新的成就。在聖羅以南，美軍突破了德軍強固防線中，掠過德軍抵抗中心以後，就迅速地切斷了德軍防線，奔走廊一樣一陣狂風一樣捲入布列塔尼半島，到達了比斯開灣。整個布列塔尼半島連同大批重要海港，都被完全切斷；布列塔尼半島的德軍四個師團像老鼠一樣陷進了籠牢。美軍這種新的戰術成就，不是別的，就是創造了機動作戰的模範。美軍在這次戰役中，已不再像在加頓丁半島那樣，侷促在一個狹窄的戰線上，只能與敵人進行一個陣地一個陣地的爭奪，失去了機動的自由，而現在則是以壓倒的兵力，實行側翼的包圍和迂迴，從許多方面，滲入和瓦解德軍的防線，而當縱隊擴大起來的時候，就直行深入到敵人陣線的深遠後方，不怕把敵人留在自己後面，因此獲得了更充分更廣大的機動的自由，創造了展開更旺盛更猛烈的攻勢的戰術條件。

正因爲享有充分的機動的自由，所以，攻勢的規模能夠擴大，進展的速度也能夠增加。從克恩到南特，盟軍已建立一條長達三百公里的戰線，形成了對巴黎的深遠的側翼包圍。美軍裝甲部隊參加這次攻勢作戰的達到十二個師團之多。在攻勢最初的十天內，進展到六十哩，在橫越布列塔尼半島的五天內，進度，更增加到一百四十哩，每天平均二十八哩。這些情況，都是過去所沒有的。這些新情況說明了一個事實：德寇並沒有任何「牢不可破」的縱深防線，只要盟軍實行機動作戰，發動旺盛攻勢，就能夠粉碎敵人的防禦系統，造成敵人的潰敗。

由於展開這次新攻勢的結果，就在目前也可以看出，整個戰局對盟軍是更加有利了。首先，盟軍已能完全控制布列塔尼半島，被包圍在半島上的德寇就要被完全肅清。一旦布勒斯特、聖馬羅、羅利昂、聖那最爾以及其他許多港口，落入盟軍掌握，盟軍獲得增調更大量的軍隊和裝備登陸作戰的可能性就更加增大了。其次，盟軍已在克恩到南特一線上估領了德寇防線中許多重要的強固據點和中心城市，如維爾、摩坦、勒恩、拉發爾、邁恩、諾、勒蒙等。這些中心城市都有很好的道路通到巴黎，而且都在一百二十哩以內。從這些城市到巴黎，都沒有甚麼嚴重的天險，便利於強大聯隊展開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加上德寇在法國中部的重要交通線，受到了嚴重威脅，即使德寇的抵抗會更加頑強，也沒有辦法能夠抵擋得住盟軍的進攻。最後，德寇在法國境內所遭到的嚴重潰敗，還使盟軍擁有一切機會，連續登陸，在更短的距離上，進攻德國。由於蘇軍在東線逼近了德國本土，盟軍在西線連續登陸作戰就更有可能了。

我們還要着重指出：盟軍這次新攻勢，從法國內地人民解放軍取得了密切的配合與互相援助。法國人民解放軍已表現爲法國人民解放鬥爭中的強大的武裝力量，在解放法國的目前戰爭中，已經而且還要起着更大的作用。德軍後方的重要交通受到了內地軍嚴重的破壞，在盟軍還未到來之前，法國內地軍就佔領了五個「等待」的心理來迎接盟軍解放的旗幟，而是手執武器，配合作戰，把自身力量貢獻給了現行反法西斯戰爭。另一方面，盟軍如果沒有法國內地解放軍的配合，如果不能積極援助內地軍的行動，盟軍所遭遇的困難，顯然會大得多。

現在，歐洲戰爭正走向着頂點和高潮。反希特勒聯盟的基礎上，聯合武裝力量正在蘇英美三國充分合作互助的強大的攻勢下展開。眼看着從東西南三面夾擊德國的猛烈來勢，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崩潰下，難歐洲國家逐漸從希特勒的統治解放出來後，變爲主自由的土地，回頭想到在斯希特勒……受盟軍的主力便可移到東方來對付日本法西斯，我們不禁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我們的責任，就是：促進全國迅速實現民主，加強團結，準備反攻，以便早日打垮日本，建設新的中國！

動亂中的桂筑行
中玉

一、疏散聲中離桂林

桂林警備司令部限令各機關學校團體在七月五日前疏散，過時就不給交通上的便利，中央機關在六月初就把傢俱、文件和私人行李運到獨山去。器材裝箱待運，員工大部遣散，遣散費像資委會各工廠職員，有三個月薪津（米貼除外），銀行，據有家眷的職員發三萬元，單身的二萬元，工友只有職員所領到的三分之一。私人企業因爲平時就圍資金短絀，週轉不靈，所以除非跟老闆有特殊關係的，以外，都拿不到好多遣散費，有的老闆索性不管。

市內各學校奉命提前放假，在六月廿五日前結束。那區來的流亡學生，沒地方好去，大都住在學校裏，本地學生也都不願離開，希望能參加戰時工作。可是青年們所期望的文抗，因爲種種原因，只能組織兩個工作隊，名額一共五十人，而報名的有一千多人，青年作家像易漾、于逢、司馬文森、秦似、黃嘉等，也都報了名。在這種情形之下，形成了劇作前的知識青年下鄉運動。本地人大都回到鄉下，外來的疏散到平樂、八步、昭平、賀縣一帶，人們為了各種各樣的關係，疏散到桂林附近各縣去。大街上不難看到穿短了頭髮，藍布工裝褲，草鞋，跟着一批行李大踏步走出城的青年女郎。幾個人合雇一部板車，帶眼鏡，穿襯衫，西裝褲，在公路上輪流一推板行李下鄉的青年。有人願意有力出去到後方去，但不肯遠離，寧願留下來找工作，準備迎擊敵寇進攻的。像許多都市知識青年疏散到偏僻的縣份和鄉間去，事實上將起不小的影響。

湘桂鐵路外，黔桂鐵路在桂林車站和北站之間……

快得一天一夜。有時碰火車在一個小站上會莫名其妙的一停五六小時，車廂過道上都堆滿行李，車廂頂上也坐得有人。有的就整整站了一天一夜。人的呼吸，汗臭，加上小孩子的便溺，形成一股令人作嘔的氣味。同車的旅客就外表看來，服裝都是比較整齊的，記者周圍就有不停地吃着各式各樣水果雜食的商人，嘮叨埋怨，不時在手帕上灑點香水掩着鼻子的太太，也有在中山大學讀書特地回家發農民家保衛家鄉的學生，和經過長沙，衡陽，兩度撤退而第三次把家眷送到後方去的電報局工作人員。據他說，他奉命把一部分電訊器材從衡陽撤退到桂林，屬到站上一問，早先接洽好的三個車廂，被人家先佔去了。「你猜猜比實際器材還重要得趕早運走的寶貴物資是什麼？……」

桂林兩站，南北兩站，人山人海，月台上擠滿了旅客和行李。因爲車輛缺乏，北站歸湘桂路局管，又必須以大部旅客都往難城較遠作爲貨運站的北站。六月下旬，火車開行已無定時，只要擠得上，根本用不着買票。說得路上的員工，花些小費，可以預先知道當天開柳的車輛號碼和停放在站幾股軌道上，早些上車，免得臨時擁擠。每一輛車都塞得滿滿的，車頂上，機車兩旁，甚至車輛下面的車輪上，都坐得有人。有的車廂雖然有空，可是先佔好了座位的旅客把門堵上了。路方早已公佈取消臥車，增加三等車廂……

二、柳州——獨山

「進柳州站大門，地上擠滿了旅客，堆滿了行李，售票窗外排着一長列人，站着擠的老少男女都有，而票窗關得死死的，票房裏一個人也沒有。買三等客票的，都在前一天晚上甚至白天，站到票窗跟前了。頭等車已都名額，二等車照規定要先登記，再按次序買票。二等車票價是一二二九元，黑市在一萬元以上。記者經友人介紹，得見城站站長，據他說，每天從柳州直開獨山，只有一班車，這班車標紙有一輛二等車，照規定可以出售六十多張票，現在已經超過規定，每天實上……九十多張。……

柳城站是桂林和梧州兩處撤退下來到後方去的旅客和車務處長的轉運站，段長和車務處長都長駐在這裏，據說，在這裏裝不要緊，能到柳州後，第二天原車開回獨山，所以得爲獨山車到柳州後，要自己去擠才能上去。因車類，其實買到一張二等車票，記者從僑實到一張二等就的核子生了帥病而苦惱萬分。

桂林的新中國劇社和政治部的演劇隊，大部集中柳州。以他們的基幹，正在上演「怒吼吧，桂林！」改名的「怒吼吧，大後方！」新中國劇社原來的待遇，已極清苦，到柳州時更加窘迫，每月二百元津貼取消了，除部長官都發軍米一天兩餐外，只有演劇收入勉強維持，像女演員石聯星，就因爲她的三宜山（或河池）和平樂分出兩版，他正投軍務出長交涉車輛。

廣西日報記者王君，據說，廣西日報準備必要時在車上擁擠不必說，還有好估個位置。在月台上等着獨山開來的車一到，就拚命擠上去，五六個人一起只買一張票，卻帶有二三十件大包行李，四處亂窜的。查票的來了，並不深究，有人說這些行李裏都是商貨，假就散「名」，當作行李，不納稅，免費運到獨山，再轉運筑衡後銷售的。

柳獨特快車平時只走二十二小時，我們卻走了四天。據說這算「特快」的了，朋友們有走了七天，甚至九天的。

三、獨山——貴陽

深夜抵獨山，正值路潘人地生疏，卻要卑就找在月台上的一位旅客讓出一席空地來，並且告訴記者他已經和一家大小在月台上住了兩三天了，城裏根本找不到房子。

獨山物價並不像桂柳傳說的那麼高，對貴陽去的車子也不難找。因爲獨山本是貴州產米之區，而東向開柳的火車，忙於軍運和損於披度而載運量有限，黔（山）都（勻）又因大水沖塌了坡，火車不通，雖然一下子造了不少難民，到底對物價有相當關係，還沒有大影響。至於去筑因公私車輛集中獨山，搶運物資，所以貨車不誼，卻「黃魚」，都不困難。

商車都歸西南運輸局統制，票子要搭易買，路客所乘的一輛，規定坐二十六人，卻賣了三十二人，求于是貨車，四面都堆着木板，只有兩扇小窗透氣，一路悶熱不堪。幸好沒有拋錨，一天半就到了貴陽。

別來二年多，貴陽市面顯得更繁榮，行人也微見增多……

……貴陽……是出版的刊物、書店，不少……。據說，這裏……可以看到……版業打算在……

美軍乘勝再克兩城

攻歐總部由英遷法

英美協同進攻離巴黎八十七哩

（英新聞處倫敦十日電）每日快報的軍事記者說：法國西北部已經變成了一個嚴重的包抄，其目的在包圍德國的第七軍。德軍指揮官克魯格正在設法向塞納河迅速撤退，但盟軍的步伐比德軍後退的步伐快。在塞納河以北，德軍也許有二十到二十五個師團，但沒有裝甲部隊，素質較好的不到一半。這些部隊絕不夠長期保守西歐的裝甲部份，極可能一下子就退到德國。

（中央社盟國歐洲遠征軍總部前方司令部九日路透電）艾森豪威爾將軍已把他的總部從英國移到法境，設在鄉村中某樹林附近的帳幕內。

（中央社盟國歐洲遠征軍總部九日合眾電）本日美軍[illegible]，造成一日中最大的勝利。同時英美軍協同發動強有力攻勢，進到離巴黎不及八十七哩處。德第七軍在盟軍迅速進展之下，已有全部被圍的危險。另一路美軍向南迅速推進，已攻到安吉爾。布勒斯特德守軍拒絕投降後，[illegible]。美軍已迫近大西洋岸和[illegible]。德軍向[illegible]發動的猛烈反攻，力量已漸衰弱。該地美軍已轉取攻勢，美軍和德軍仍各佔據[illegible]一部，但美軍正從周圍山上發動強有力攻勢。

（中央社法境美軍前線路透社隨軍記者十日電）美軍已入南特城。

（中央社盟國歐洲遠征軍總部十日路透電）據今晚消息，克恩區盟軍已直向克恩到巴黎的公路上的推[illegible]發動新攻勢，略有進展，現法萊斯四週正有激戰。

（中央社盟國歐洲遠征軍總部十日路透電）安吉爾已全部被盟軍包圍，盟軍迫近南特時，除遇敵方埋藏的地雷外，敵軍抵抗很小。（中央社倫敦合眾電）諾曼第英、加軍沿克恩——巴黎主要公路向維蒙特進口推進二哩。（中央社盟國歐洲遠征軍總部九日路透電）克恩以南加軍已擴充其突入德軍陣線的楔形陣地，並佔領[illegible]、波錫、[illegible]，及考[illegible]特。格里姆佛先頭陣地盟軍已採取攻勢，德軍則開始撤退。加軍步兵已攻到[illegible]，坦克部隊已進到艾斯特蒙。

中央社法境加拿大軍前線路透社隨軍記者九日電）加軍發言人說：德軍已從奧納河和萊茲河間的突出地帶開始撤退。德軍據守這突出地帶，遭受加拿大第二軍和加拿大第一軍夾攻下楔形地區達三日之久。加軍裝甲部隊所[illegible]的擴展，都是沒經激戰而獲得的。加軍從進攻至今共俘敵二千名。德軍今夜[illegible]他的裝甲部隊堅守法萊斯以北地區，而沒有向南退到據守值得重要城市的本身。

（中央社盟軍總部十日路透電）德軍輸送集中在布勒斯特和羅利安港口的艦多，預料德軍已準備撤退。

巴黎怎樣了？

編者按：這是從法國新聞處的新聞資料上摘譯出來的，在盟軍向巴黎進攻途中，讓我們看看：這個曾是世界最著名的繁榮城市現在怎麼樣了？

我怎樣到巴黎

在盟軍的劍鋒指向巴黎的今天，這個自由的繁榮的地，工人繁集的法蘭西的首都，絕不會讓法西斯久踞的。最近有從巴黎到倫敦的一位旅客說他從里爾到巴黎的經過如下：

「我是六月十五日從里爾動身到巴黎的，本來在戰前只要四個鐘頭的火車就到了，可是我走了八天。

「當我到車站買票時，賣票的告訴我說：『沒有到巴黎的火車了，但是你可以到[illegible]轉車去巴黎。』

「十個鐘點之後，我到了[illegible]。為了乘火車，我又得從城內到三十多公里的郊外去，因為鐵道已被破壞，火車沒有出進車站。

「到了乘車地點之後，我得到的回答同在里爾時的一樣，『當然，你可以到巴黎的，但是你得持道奧里安。』奧里安是到了，但是車子無法抵站，也是因為鐵道被游擊隊炸壞了。由附近的農民領導才到一個臨時車站。

「最後我又坐上了從奧里安到巴黎去的火車。走不多遠，火車頭被炸了。因此又等了二十四個鐘頭。

「可是我並不灰心，我又乘上了第二次的火車，這樣到了巴黎附近。在巴黎一百公里之外車子就停下了，這就是到巴黎的終點」。

「無法可想，我只得冒[illegible]了一輛舊腳踏車踏進巴黎。」

飢餓的城市

英美飛機的轟炸和內地[illegible]的破壞已把巴黎四週的鐵道水路交通，破壞得不成樣子，因此巴黎的生活供給也就大成了問題。據最近消息，巴黎的煤炭，只夠供給三天之用，電力已大成問題，因為運河的破壞，食品蔬菜的來路，也少到了極點。若是目前僅存的兩三條路線再被破壞，這個首都馬上就會大起恐慌。最近有一千四百家麵包店因為沒有麵粉而關了門，關門的數字還在一天一天增多。肉店已經沒有法子供給肉了。大家在耽心自來水將會停止供給。

在巴黎的德國人是相當少的。除了德軍之外，只有二萬左右。這些人無疑是掠奪和剝削法國人民的傢伙。他們在監督着軍需工業的生產，他們的生活當然也是特殊的。

在東站的一千輛貨車，[illegible]軍飛機炸毀了，他們馬上就把規定為巴黎居民[illegible]食品的車廂去搶光。美國轟炸[illegible]的存糧被燒了，他們也就馬上把存給巴黎居民吃的麥子沒收了去。

巴黎人的示威

巴黎的居民，也和其餘各地被[illegible]國的人民一樣，無疑問的[illegible]憎恨德寇的。可是德國的傀儡政府，[illegible]居然宣傳說巴黎人民在英美俘虜到巴黎時舉行示威反對他們。[illegible]事實拆穿了這一錢不值的[illegible]。事實是這樣的：

在諾曼第被俘的英美兵，被押到巴黎去是六月二十九日。可是在六月廿八日的晚上，德軍就在巴黎大肆搜查拘捕，他們捉了許多婦女，用鞭子強迫[illegible]，一方面每人發給二百佛朗（當然大家不要），在二十九日清晨，列隊「參加」反英美的示威。為了增加聲勢，還用每個人五百佛朗的代價雇了些流氓，孩子出二百佛朗。

「示威」在天還未亮就舉行了，為了怕引起原來[illegible]，俘虜經過的不是大道，只有小街。當然這樣的「示威」是有許多德軍在場「加油」的。可是事又湊巧，到了東車站時，恰巧遇到一大羣上早工的工人，於是大喊起打倒[illegible]的口號。一幕[illegible]也就此收場。

希特勒德國已經在開始瓦解

密里斯週評

（美國新聞處八月六日紐約專電）紐約前鋒論壇報密里斯撰述的每週專文中說：

自七月二十日希特勒和其將領間的神秘危機爆發以來，各種證據已在肯定希特勒德國已經開始瓦解的印象。希特勒德國的[illegible]，終於[illegible]希特勒失敗的過程現已昭然若揭。

東線德軍正在崩潰。蘇軍在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illegible]，蘇軍衝達德國本部的東普魯士『神聖』領土。

在法國，德軍進行決戰，集中衆多的秘密警察和特務來以防守戰線，但[illegible]的慘敗，德軍已失去保[illegible]線已被突破。

德國外交戰線也在崩潰，其[illegible]的發展一樣。土耳其和[illegible]中的[illegible]外交關係，[illegible]。

同時北方的芬蘭[illegible]政府的突然改組[illegible]，一定[illegible]德軍因在[illegible]斯的慘敗，德軍已失去[illegible]。

[illegible]八月四日德國官方宣佈[illegible]的力量。

[illegible]

德寇十六師團增援東線

北路蘇軍縮緊包圍

（路透社莫斯科九日電）紅軍正以生力前進，[illegible]大反攻部隊到[illegible]。一般人相信紅軍的進攻東普魯士的準備將近完成了，[illegible]收到的[illegible]有五六個之多，[illegible]。我們不久就會到的[illegible]。

（中央社莫斯科九日路透電）前線[illegible]。[illegible]特文[illegible]克西北的攻勢[illegible]，猛烈進行中。[illegible]

（中央社莫斯科十日合眾電）希特勒[illegible]，抽調十六師團兵力增援東線作戰，並命德[illegible]。

（塔斯社莫斯科九日電）蘇聯情報部九日戰鬥公報：㈠九日，在[illegible]的西北方，我軍繼續進行攻勢，[illegible]。㈡[illegible]，攻克住民區[illegible]三十處以上，包括大住民區[illegible]和火車站[illegible]。㈢[illegible]，攻克住民區二百五十處以上，包括大住民區[illegible]。㈣[illegible]，攻克[illegible]百五十處以上，包括大住民區[illegible]。㈤在[illegible]，攻克[illegible]，並以及其他住民區一百五十處以上，包括大住民區[illegible]和[illegible]。㈥在[illegible]的西方，我軍[illegible]，攻克若干住民區。㈦在[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和[illegible]各地區沒有重大變化。八日，我軍在各線[illegible]坦克一百二十輛，[illegible]擊落的三十八架。

阿根廷破壞南美團結

哥委兩國和巴西表明立場

（中央社華盛頓九日電）[illegible]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illegible]，認為阿根廷應[illegible]。

（中央社[illegible]電）[illegible]宣佈：阿根廷駐英大使[illegible]巴西[illegible]。

吉爾吉斯

任命外交人民委員部長

（塔斯社[illegible]十日電）吉爾吉斯最高蘇維埃[illegible]

[illegible]

意境佛羅倫薩以東

盟軍挺進肅清敵陣

地中海戰區總部撤到了意大利

（中央社意境盟軍總部十日路透電）本日盟軍公報說第八軍英軍部隊在佛羅倫薩以東[illegible]，以南德軍據抗陣地，已把敵軍從若干重要高地逐退。意境[illegible]，波軍攻克重要地區二處，其餘戰區，僅有斥候活動。

（中央社倫敦十日合眾電）德軍已撤退佛羅倫薩以東阿爾諾河南岸陣地的主力部隊。

（中央社佛羅倫薩十日路透電）意游擊隊[illegible]西斯狙擊兵時，總司令[illegible]。

（中央社羅馬九日合眾電）意大利共產黨發言人[illegible]：意大利[illegible]的人民報說：意大利[illegible]已開始和[illegible]意大利人的[illegible]。

（中央社意境盟軍前線九日路透電）地中海戰區盟軍總司令威爾遜今日宣佈：盟軍總部和[illegible]的[illegible]司令部已從北非遷到意境。

勞動協會

辦勞工托兒所

（中央社訊）中國勞動協會為增進勞工子女健康，保育勞工子女福利，近經中紡紡織公司[illegible]四紡織公司重慶分廠的贊助，在南岸[illegible]沱建築勞工托兒所一所，已[illegible]，約九月中旬可告落成，[illegible]已聘請徐[illegible]之女士[illegible]主任，正積極籌備中。

黎明精益中學

呂超兼代校長

（本市訊）本市私立精益中學，年來因主持人不力，校務廢弛，本期經該校董事會決議，由董事長呂超先生暫行兼代校長，以資徹底整頓。

意大利共產黨和社會黨成立同盟

兩黨合組機構增進合作

（路透社羅馬八日電）意大利共產黨和社會黨今天發表公報，宣佈兩黨在共同的最低限度的政綱上成立了同盟委員會，以增進合作。

什麼叫做全民戰爭到蘇聯就可以看見

美駐蘇軍事代表團團長回美後談話

（中央社[illegible]新聞處訊）美駐蘇軍事代表團團長迪恩少將九日在[illegible]會席上說：由公路運到蘇聯前線的軍事供應品中，美國卡車所運的佔百分之五十。迪恩對於蘇軍的向西推進異常欽佩，[illegible]。他說：關於東線戰事，他[illegible]中途四處：㈠蘇聯人民在這次戰爭中都[illegible]百分之百參加作戰，[illegible]民戰爭的[illegible]。㈡他們的[illegible]已到達極高度。㈢他們[illegible]感謝美國援助。㈣他們[illegible]。[illegible]各方面和美國合作。[illegible]供應品，[illegible]重要的三項[illegible]車、飛機、罐頭食品。

友聲

增加生產要改善人民生活

龍季子

目前物價問題的嚴重不僅由於通貨的增加，也由於物資的缺乏，在這兩者之外，更有不正當的資本，囤積居奇，推波助瀾。因此，物資的缺乏，不能純粹作為物價上漲的結果，認為在現在的物價情形下，物資的缺乏無法解決；而相反地，物資缺乏也正是造成目前物價問題的當中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所以，即使在通貨增發，物價上漲，囤積盛行的以後，物資的供應上漲，也並非一蹴莫展，並且積極的努力可以減輕物價的上漲，相當地緊縮價的範圍，緩和通貨的發行；當然，要發通貨內發行與物資的供應能夠採取同一步驟，效果才大，否則顧了一頭，顧不了那頭，還是事倍功半。

物資的缺乏的解決途徑不外三個辦法：一是減少消耗，二是增加生產，三是國外輸入。在現在對國外交通的情況下，大量的輸入是不可能的，減少消耗還可以發生效力，但[illegible]消耗的少，偏正是不健康的現象，所以必須有衆多的消耗，[illegible]煤、鐵、鋼、糧、棉、機器等，正希望能有更多更大的消耗，並且也必須能有大量的消耗才能使合作建設，才能使合作收。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增加生產。

現在來主張增加生產，在有些人看起來，好像是迂[illegible]只從生產的本身着想，要求增加，是沒有用的，事實上很明顯，要鋼廠增加出鋼，要鐵廠增加出鐵，要煤礦增加出煤，要酒精廠增加出酒精，要機器廠增加出機器，資金不夠由政府和銀行貸放，好像問題就能解決。但是，產品是不是能夠有銷路呢？產品的價格是不是夠成本和合法的利潤呢？必需的原料是不是能夠充分供給呢？問題就不這麼簡單了。

要振興整個生產事業，使它們全部都能儘量增產，問題很大，不作較大的政策上的改變，是不能解決的。所以有些人提出重點主義，揀最要緊的生產事業加以救濟維持，其餘的就任其「自生自滅」。在國家財政經濟困難的時候，自然也只得如此。但是，結果怎麼樣呢？這些被保護救濟維持的「重點」的工業呢？也是奄奄一息，東手待斃，勉強[illegible]日，連維持都成問題，更談不上增加生產，怎能大規模地貢獻力量於抗戰建國。

這原因在那裏呢？說起來也是老生常談。任何一種經濟活動都是社會經濟的一部份，彼此不能孤立，孤立起來，就辦不通。「重點」的工業的產品要銷得出去才行，「重點」的工業的原料要能夠得到才行。

如果產出的產品銷不出去，就同[illegible]「重點」要沒有[illegible]的原料燃料方面，如甘蔗、棉花，如煤，以政府持了[illegible]來說，也不是「重點」，但是，以現行的辦法來看，目前和未來都沒有許多的困難，以現行的辦法，恐怕無法解決。「重點主義」救不了它們。產品銷路方面，以目前的[illegible]、機器等而言，政府雖然把它們看成「重點」，作大量的貸款，但原因就在這裏，但也打不開[illegible]，扶不起它們的腰幹。他們[illegible]會經濟做營養的基礎的和「重點」工業，其[illegible]會經濟的[illegible]發展的[illegible]提高，社會購買力增加，不[illegible]人民生活他們[illegible]人大衆的現狀）。[illegible]於是許多消費品的購買力增加了，許多重要的工業的產品由於消費品工業的繁榮和鐵路也就有了充份的銷路；這種[illegible]資金便成不必要的消費，而[illegible]可以增加了重要物資的生產供應，增加了許多物資的數量的絕對的增加。看起來好像是迂遠的辦法，但是卻可以很快生效的治本辦法，只是聊以自解的[illegible]辦法。

也許有人說，在目前抗戰時期，大家應該節衣縮食，儘量減少浪費，使有用的物資可以全部作為戰爭的用途；我們正該厲行節約，那裏還能再提高人民的經濟生活。[illegible]的辦法是加緊[illegible]物價，這[illegible]就在[illegible]，[illegible]。

在一般的中產階級，並且把其中原來就掙扎在生存線上的工農大衆引到更悲慘的生活裏去，社會的購買力並不大，百萬富翁只是主，而正是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絕大多數人民才是社會上最主要的主顧，如果這百分之九以上的主顧都買不起什麼東西，或至少減少他們的消費時，（現在的減少已經到相當嚴重的情形了）一般的生產事業，除了糧食等若不必需品的生產外，勢難能有足夠的銷路，自然就不容易維持。另一方面，從事生產的，正是這些人，在因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當他們家庭的生活已經成了問題，勞動的所得大部份都是變成了高樓大廈的魚翅海參，綢緞毛呢，胭脂口紅的時候，勞動的情緒一定不能提高，並且這一定要降低，還在一般農作和工廠也十分明顯，就是在一般商業和行政機關裏也可以看出。所以，要一般的生產事業可以維持，可以繁榮，必須改善一般人民的經濟生活，提高它們的水準。因為，改善[illegible]以後，生產事業就有了健全的基礎，當然可以進行[illegible]加生產，報效抗戰，而從事生產的人的情緒也就可以提高，對於生產一定有莫大的幫助。

[illegible]可以全國人民節衣縮食來建國，因爲惡劣的勞動所得不是任何私人資本家所有，而是把[illegible]人民的；但我們現在人民生活困難，除了一部份所得是通過了通貨膨脹而流到了政府之外，還有一部份的勞動所得是被那些奸商地主剝削了去的，而被他們無形中弄去的剝削勞動，並不能用於抗戰。

[illegible]怕的害國害民的囤積居奇的勾當。英美人民也在相當的節衣縮食以應付戰爭的需要，有一點可以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們一般人民的生活事實上比我們要稍好一些，略略的降低還可以辦到，並且，他們對於一般勞苦大衆的生活，並沒有使它降低得很厲害，譬如英國戰時工人和一般人民的食品卻反而改良並且增進了大衆的健康。那麼，我們爲什麼要讓爲富不仁，無惡不作，甘心作民族抗戰中罪人的那些奸商地主發財致富，讓真正為抗戰工作的工人大衆和公教人員，正當工商業[illegible]轉痛苦，過着衣食不濟的生活呢？爲什麼要容許這種不合理的情形發展下去，影響了我們的一切生產事業，加深我們抗戰建國的困難呢？

筆者以爲，要增加生產，首先，也是根本，必須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他們的水準，才能希望生產事業的健全基礎，主觀上引起從事生產者的勞動熱情——就在陝甘寧邊區就是國內的最生動的例子。改善人民的生活包括：改善主佃關係，實行二五減租，保障佃戶租佃權，確定佃租繳納實物的限度，以及鄉村保甲和合作社的真正民主方式的產生，這樣對於農業及有關工業的原料的生產都可以有大大的增加；在工業方面，則改善雇傭合理的提高工人的待遇，顧及工人和他的家屬的生活，居住，醫藥，教育，娛樂等等，允許他們結社，集會，提出意見主張，辦理有關自身福利和工作的事務，這樣，不但他們的生活可以改善，工作的情緒也可以提高。其他如商店學校職員，[illegible]學生等，也都應該注意他們的生活[illegible]。

此外，政府稅收的旺盛，都是對於國家十分有利的。但是過多的稅收要轉嫁到一般人民身上的，應當不再增加，而應當根據「有錢出錢，錢多多出」的原則，努力推行新的合理稅制，凡有害一般正當工商業的稅制和遍地積欠方法，都應即予改正。這樣，人民的生活改善，工商業的障礙消除，游資的來源減少，國家稅收也可以合理增加，物價也可以趨於穩定，並且也會對富的分配，也可以從惡劣的傾向轉好，這些都是不但有利於目前的生產和抗戰，並且有利於國家民族的未來幸福，百年大計。

簡單地說，目前要適應抗戰需要，必須增加生產。要增加生產，必須改善人民經濟生活；改善人民經濟生活，許多困難問題就可以同時解決。當然這種國家經濟財政政策的改變和協調，實行的開頭也許要遭遇到有些障礙困難，但和可能的效果一比較，這些障礙困難實在算不了什麼。這種改變，其實正是三民主義的建本要求，正是立國的原則所在，「抗戰第一，勝利第一」的口號要實現的所在，也正是孫中山先生所大聲主張的「經濟自由」，也就是經濟範圍裏的「民主」的具體的實行，正是人民所熱烈企求，事實所迫切需要的治本辦法。並不是迂闊之談，只在實行！

十一月三十一日

讀者園地

薪津米貨金七個月沒發了

本市陪都××服務隊[illegible]，本年一月到七月，已有七個月對全體職工沒發薪餉，（僅端節前後借支過二千元過節）不知什麼道理。我們職工人員，個人生活和家屬生活，都全靠薪餉來維持，曾經我們向總務組和總隊部報告請求，但我們以「上面未發下」答覆。前我們以未發下無法，向四處借貸維持，倘可忍耐，至今已半年又一個月，還是未發下，我們就不能借上面推說此推諉。同時我們已實在不能再忍耐，再忍耐就只有沿着衣完被當飢餓[illegible]死了。只好又再向總務組詢問原因，管理者的消息，但答覆是：「噫，十萬元一月放一萬元利息，我們還要等上面發下來才能發。」這個上面發下來才能發？我們實在不能再忍了。聽之，內心有如刀絞，不知道這一等又會是幾個月。

這本隊七個月米貨金、薪水、津貼都不發，特向貴報陳訴，請貴報轉監察院請派人查辦，先調查若我所說的是否實情，我負責要求主張，是子協助為感。

陪都××服務隊職工

八月一日

市聞一束

◆本市民權路十八號中央黨部社會部[illegible]積存品一批，[illegible]委員會會同當地保甲長檢查，查出[illegible]品附大帝，約值市價三四百萬元。

◆王崑生氏十日晚七時中出席國民黨文化運動委員會第六十八次文化講座，講「提出一個新的人生觀」，聽衆達五百多。

◆于飛、君宇等發起組織之重慶市民俗學會已在八日舉行成立大會。

帕巴爾幹附庸拆台

匈牙外長要去遊說

德方廣播：保國沒有求和，土保關係不變。

（塔斯社日內瓦九日電）消息靈通人士得知：[illegible]特維荷打算作巴爾幹諸國之行，預料他要訪問匈牙利、羅馬尼亞、[illegible]、保加利亞。

（中央社倫敦九日路透電）據德國海外通訊社今夜說：『保加利亞外交部正式否認保加利亞和英美磋商停戰的傳說。』

（中央社據柏林九日廣播索菲亞訊）保國府發言人本日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保土關係不變，發言人並宣布保駐土公使已拉搜[illegible]夫已奉命把保政府關於維持保土邦交所作大意如此的聲明，送給土政府。（中央社據柏林九日廣播）索菲亞訊：保外交部有些官方人士本日說：外傳保駐土公使曾說德軍駐在保境，不致被許土國的安全，這種不知道？

（中央社據柏林九日廣播）安哥拉廣播宣佈：土總理薩拉若魯本日晚召開內閣會議。

在錫礦上

——寄給朋友的一封信

·力·

殼：

幾個月沒有寫信給你了，你不會罵我太懶吧！唉——他媽的，這裏就天天幹夜班，每天都要到十二點鐘才下班，又沒有星期。今夜下了夜班後我心神不定，臉熱，耳紅，也許是你在罵我了。我由床上爬起來，點着洋火，點燃香油燈，撿個石頭來墊着膝蓋，抽出枕頭底下準備好的信封信紙，兩手撐在鋪床上，就寫這封信給你。這時同事們都在打鼾了。討厭的蚊蟲，唱着膝膝的調子，『嗡——』的在周身飛旋。光腳桿上，破衣洞處，就起了搔癢的小泡，不管了，我邊抓，邊寫着。

當我們分離的時候，我對你曾說過，『我決心改行，不再幹鐵火，砂灰，兩頭摸的『翻砂』這一行道，不再給過度的工作和機械摧殘已經衰弱下去的身體』——啊！我真是在妄想。東奔西走，一個月不到，生活高，物價漲，就使我喘不出氣，展轉不開。理想被生活捆住了，沒有辦法到遠方去。遇見老同事××，他很關心我的生活，就介紹我進××錫礦公司工作，於是我就仍舊跨進了『翻砂』廠的門坎，又去幹我怕幹的降孤地的生活了。媽媽由家寄來的信上總是這樣說：

『……老祖宗沒有留下些祖業來，叫你睜着白眼等餓死嗎？……』我讀着信，同時也就想着你說的話，『在這種年頭，能生活就生活……』所以我才決定再苦也要苦下來，不要讓苦一輩子的媽媽再遭受到不幸，就放棄了我們談到改行生活的理想。

在這裏，有比我們幹翻砂更苦的人羣。我看着人們的工作、生活，就時常反回來問問自己：『人們都幹得了，苦得住，為什麼我會苦不住呢？……我不要在痛苦前面低下頭才對。——』我拿別人的苦，來安慰自己，鼓勵自己。已經生活過去三個月了，現在就把三個月所看到的明白的告訴你一些。

這××錫礦公司，本是商人集股合辦的，規模很大，工作部門也很多，計分為：焿廠，錫廠，洗砂廠，機電股，索道股等……有技術的工友都是廣東人，下江人，北方人，我們本地人很少，正因為來自各方的人都有，所以就產生了各種地方派別的情形，各地都有各地工目（工頭），在爭取廠方信任。於是在工友羣中某地人與某地人隔闔着，不會相好，而且，在工作中就各顯手段，爭奪手，你藐視我，我就搞恨你，有個工友都互相在打肚皮官司。這樣就常常鬧出不好的事件來。半月前，工友中為了爭一個搬手用，廣東人與下江人操起一勝，都打得頭破血流。公司就採混水好拿魚，把參加打架的人名字記起來，每人處罰工資十天。這規定下了以後那一地方人工作優虐就要開除。

說到小工，這公司僱[illegible]所出產的『錫』要算是他們的力和汗，煉出來的。然而他們的待遇提不上口。他們都是由各處縣、鄉、鄉村徵去徵來的。據說過去，這裏有騙賣人的『人販子』，小工們都是被人販子去拐騙來的，幾塊錢，就賣在公司裡，要苦到死。現在賣人的事情沒有了，小工們的生活卻仍然與從前一樣，全身上下穿的都是紅泥染紅的麻布衣褲。一般人都叫小工們『紅腳幹老麻雀』。工作是白天夜裡三班人倒來，有的工作是在看不見太陽的山肚子裡。上班時，人們隨着『升降機』溜下『吊井』（註一）就像老鼠一樣在『平坑』（註二）裏打洞，托『焿』（註三），一鋤頭，一鐵鏟，把『焿』掄倒在『推車』裡，四個人把『推車』推滿，由『平坑』裡推送到升降機槽板上。鐺！——一聲響，升降機就『蓮——』的直升到『吊井』口『焿車』，滑上軌道，一直送到『焿倉』（註四）裡去了。

有的工作是在高峯的荒山上『幹草皮活』（註五），不管是熱天，太陽像火燒，汗水像水滴，冷天風雪降臨，他們仍披一件麻布短衣，戴一頂斗笠，披一張『冷水』（註六），拿一對『鐵鏟』，一把『鐵鋤』，挾『焿』上『焿』，小工[illegible]的『焿』倒進『大』[illegible]，插進礦石後放出水，就進『洗滌機』中，像瀑布的水流，沖進了『水槽』。『鐵籮』在水槽中來回的滾搖，沖洗，過『分水器』，紅色的泥水就流到一邊去了。錫色的潑的『礦砂』被清水沖進樓管，混合着流水翻滾着的『洗砂床上』，礦砂依次序的再經過八張洗砂床的抖動，清水沖洗，礦砂就可以變『錫』了。

[illegible]境』，堆築在『焿倉』錫的『空中索道』，於是旋轉着的『飛車』，『咚！』一聲響，飛車停住，小工們就一鐵鏟，一撲實弄跑着，把『焿』裝滿飛車。張盤踏動，飛車運着『焿』，由馬拉岩山，飛到老陰山頂，再被下山腳，到洗砂廠（相隔十公里），不停的巡迴轉過，不到十分鐘就來回一次，小工們上『焿』的工作够慎火哩。

其次再告訴你洗砂廠和錫廠的工作了。一堆，一堆的焿堆、堆成了山嶺，被洗砂廠中伸出來的兩條鐵軌在總着。小工們的推車你來我去，把『焿』運送到機器轟轟響動的廠房裡。大塊的[illegible]

在煉廠『鼓風爐』裡，淡紅色的熊熊的火柱，捲着煙，上升着，旋捲着，風機吼叫得對面說話都聽不見。礦砂堆成山，煤炭堆成山，白色放光的錫塊也堆成山。礦砂倒進火吼的『鼓風爐』裡，白亮閃光的『錫水』就由爐底一個小洞中不斷的流出來，集存在一口大鐵鍋裡。小工們，腳包麻片，穿木頭鞋，腿紮麻布襪，赤裸着上半身，滿身滿臉被火光照耀得發紅，汗水不斷的往地上滴……兩手抬着大鐵鈎，你一鈎我一鈎把『錫水』由大鍋裡掏出，滴進模子裡，就變成錫塊了。

你也許不會知道吧，同盟國直接援助我們國家抗日的武器，有許多是這些錫塊去換取的啊。可是誰知道『錫』是小工們的汗和力煉出來的呢？又有誰知道他們的工作生活是這樣苦呢。你聽聽他們時時哼唱的小調吧：

[illegible]人人要，叫做「紅靴」

[illegible]諒腳幹活（工作）要，好比牛馬樣！

麻布短衣喽！上班（工作）脫了（光）赤身上，

喫吃喽，幾來老鍋鍋湯（註七）！

要揭喽，鍵交就本撈！

一年到頭喽，沒錢花……

前世不會喽，嘿……今世幣……

做人不要喽！來把焿

殼！寫到這裏我不自覺的瞌受起來，渾煙光也忽的暗淡下去，甚沒有渝把，眼睛也模糊睜不開。不寫了，明天很要工作，望你寄書報給我。下次再談！

註一「吊井」，在平地直挖下地的礦洞稱「吊井」。

註二「平坑」，在礦洞裡走平路的地方稱「平坑」。

註三「焿」，含在「礦砂」的泥土。

註四「倉」，堆焿的地方。

註五「幹草皮活」在礦野，或露天場子工作的稱「幹草皮活」。

註六「冷水」用棕櫚皮編織成一片，揹在背上抵住風雨侵入身子用的穿的地方稱「披衣」。

註七「老媽媽湯」用黃豆磨細，煮湯做菜來吃稱「老媽媽湯」。



徒弟娃的日記

黎航

（一）

第一算，我進鞋店來剛好滿一個月了，才三十天，倒不算得怎樣長久；可是，這些日子，我簡直沒有撐撐抖抖的呼吸一口氣。總像有一塊什麼笨重的東西塞在我的胸口裡，又好像是壓在我的肩背上。

（二）

二狗今天打破一個十茶杯，挨了掌櫃一頓扳帶把把，手指頭上的血都打出來了，還不許哭，掌櫃娘也拍脚打掌的罵他：「你狗日娃娃瞎瞞着角樓啦，三四塊錢一個，你歡個相因得很，你這有娘養無娘教的東西，一天做的事，對屎吃都對不倒，還要打濫東西，下回再是這樣，老子就要你的狗命，好吃懶做，又粗心，參你總見來教喲子喲……」

娘了一口氣，她又說：「哼，跟你們說，你幾個都跟老子小心點，一個個都是什麼貨色，莫得一個好東西……」還屁在我們的腦殼上來了，真是他媽的鬼白不分！

兩個胖多瓜，一個出手，一個出嘴，都做出那紅眉綠眼睛的鬼相子，就像要咬人一樣。

今天下午有預行警報，我們幾個徒弟娃，又抱起那架大棺材一樣的破舊衣，選到北門外去，又熱又擠，又笨又重，尤其是上橋下橋，把吃奶的力氣都出盡了，手脚都抓緊了，真要人的命，回來還要說老子們死不中用，他總見兩個胖豬佃是安逸，跑了又有鹽糧吃，跑警報還有資包車坐，[illegible]子呢？人家在吊頸，真是鬍子在打猴，真是氣死人！

（三）

這幾天，肚子裡真是寡得很，常常一陣陣的想流清口水，不消說是這一會頓吃白水泡稀同白水泡洋芋，把腸子沖洗得太乾淨了的原故。

今天是初一，好容易望到這個打牙祭的日子，饞蟲還是白水煮蘿蔔，可是，也多了一點醬油和瘦子，也浮上好幾塊油泡泡，而且還多了一碗九成辣椒一成肉的回鍋肉，但一算比平常多分了，但正因為這個原故，大家都多吃了碗把飯，他們都吃害了，舍得胖婆又瞪着兩隻鬼登哥的眼睛向鑊子發楞了好一陣，我看她真是硬子吃貨處，又要說不出嘴。

徒弟娃也要吃飯，而且初一十五還要打牙祭，真是喪中不是的事情，如果是只做事不吃飯，要求，我想胖婆一定會不再愁眉苦眼的把我們看做眼中釘了，可是，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總歸是做不到的。

（四）

長順的奶奶死了，他回去奔喪，還要過一會才得回來，二狗和才生都比我要小些，所以他走後，每天上鋪板，下鋪板和扭水便是我的事了，我說吃力得很，也只有硬着頭皮去拷去挑，不然嘛，只要你熬得挨：前天太陽熱熱的，我扭了兩桶水過後，弄得兩眼昏花，腳麻手軟的，便坐在後門邊歇了一會，胖娃又悅，就爬起，順手便把我弔個碎，把氣呼呼子當打背喲，昨天忽然下大雨，我把他鋪件晒着的破棉絮收慢了一步，淋了幾點雨，便又吃她幾耳括，打得我火星子直冒！

他總見打人硬是快當，像過邊的一樣，噢一說，手又來啦，而且，不管都是不過得住，就像打狗一樣打下來，狗嘛還可以叫陽樂，我們卻連哼都不准哼一下。

我以前真沒有想到，當徒弟學手藝的就是這個味道！

（五）

今天早晨去買菜，順便跑回家去看看爹爹和娘，請她把我的背心補好，便耽擱了一會，我原怕挨罵，趕忙連跑帶跳的趕回店裡去，一進門，只見胖婆娘把兩塊臉一縮口便罵：「你發瘟死到哪裡去了，這半天才死回來，是你媽三朝天沒有幫你剃得好嗎？你跟老子……」，沒有等她罵完，我便低聲的說：「我順便回去請我娘幫我補一下背心，你看補好了，」我把破背心拿給她看，她扯着破背心，又會扯拐，老子跟你說：你捨不得你家老太太的話，補你奶的屁，我倆個得你氣好像比先勝了一樣：「狗日娃娃…老子也不希求你來學……」，還罵了些鬼話，我也不去管她，我把菜籃子提撿廚房去，一邊燒火，一邊忍不住氣，眼淚也來，看見我在哭，她又大聲的罵了一陣，我也不敢再開腔，後來她還見狠狠的罵道：「哭呀，哭的日子還在後頭，你參死了嗎？媽死了，你哭？哭就出去哭，不要把老子的房子打歸了！……」。

這一連串的咒罵，真把我氣極出，我幾次想站起來答應她一聲「滾就滾，老子不稀罕！」黃五哥想抓起柴塊打過去，可是，我欠緣能够呢？剛才參參和娘中胖着口子急總象遭害了，淺殷吃啊！還再三說過，要我好生學徒，跟師父師娘的話，他們叫我做啥子便要做啥子，千萬不要頂嘴，要受得氣，吃得苦，老板總想得倒手藝，又說她們就專會我時來爭口氣，才有個盆頭，逗到這些，我的氣和眼淚，只好咬起牙巴往肚子裡吞了。

啓事

「新婦女」因稿擠未到，暫停一期。　編輯室

任三娘的希望

華青

在我們的山腳下，那低矮的小茅棚中，住着任三娘母女兩個，最大的一個女兒才十歲，其餘兩個是九歲，另一個只六歲。在這狹小的茅棚中，除了幾塊破一床破草席和一條帶棕被（棕被是棕草織成的，我們家鄉的窮苦人，都是用棕來代替棉被的。）和床頭邊放着幾個碗、一個沙鍋、一口水缸外，別的都沒有，真門邊是猪圈，用繩子拴着一個小豬在裏面。經常猪屎臭得滿屋都是，一走到門前，就可以聞到一陣難聞的臭氣。

自從打鬼仗開始，任三爺離開了家，以後祖子上齊，老板把十多畝地也拿回去了，只剩下兩畝荒地。他們母女四個的生活，全靠任三娘去幫人來維持。幸好任三娘的身體還健壯，人又高大，非常地勤儉。每天，天剛亮，她就趕來扯豬草拾柴火，餵自己的兩畝荒地。等穿人下地做活時，她又才去給別人做活路。每天我看見她時，都可以看見她匆匆忙忙地在扯豬草，我有時向她說：「三嫂！你怎麼天天都起得這樣早？你看，豬草都扯那樣多了呢！」她一面扯着豬草，一面懇切地說：「二叔！這沒法子嘛。要是我那一天不起早來扯豬草，豬就沒有吃的。不餵豬，就沒有柴燒，不能早一點，那有時間來做自己的事情啊。」她說完，身就走了！[illegible]身上老穿着一件補綴得很破舊的藍布衣服，[illegible]密似的，恐怕一年到頭都沒有換過一次。面孔黑黑地，[illegible]沒有穿，赤着脚走。

鄰人要猪也不容易長大，每天都是吃些青草之類，且，有時任三娘幫工太忙，猪也就只有挨餓。[illegible]咕嚕咕嚕叫喊起來。有一次，我正下山去挑水，聽見猪的叫聲得怪難聽的。我就把水桶放下，走到門邊一看。她的二女兒拿起一根棒子，站在門邊，怕牠出去。我問：「二妹！你媽走那裡去了？」她說：「我媽幫人去了。」她今早沒有給猪拌，猪還沒有喂。媽叫我好好地照顧猪，不要牠跑出去吃人家的糧食。」「大妹呢？」「扯猪草去還不見回來。」因為猪還不像別人家的那樣肥大。但，全家都希望猪快點長大，她們希望牠作衣服穿。

這些時候，地主老板走來說：「以前差我的租子還沒有上齊，要把這猪給我作抵押。」猪被拉着走了。這時任三娘氣得走頭無路，倒床上幾天沒有起來。小孩子們餓得叫不出聲氣來了，沒誰肯送一碗飯給她們吃。這時任三娘不得不起來顛顛倒倒地拿起鋤頭又，當人了。

過了一個時期，包穀的鬚子也一天天似一天，快到收穫的時候了。她起早睡晚的那兩畝荒地的包穀也是如此，這時她又高興起來了！她就又用全副精神去等着收穫。

等到把包谷收到家裡以後，地主老板又來了。他說：「這兩畝荒地已滿了兩年了，今年該上租減分，隨你的便！」這時我正下山去挑水，我只聽見有人在她家裡高聲大氣地這樣說着。我就把水桶放下進屋去一看，原來是地主老板和他的一個長年，一個拿着一條麻布口袋站在一邊。任三娘站在一邊，幾個孩子嚇得發抖的圍在她旁邊，兩眼閃着驚恐的眼睛，好像要哭的樣子。任三娘企求地主：「老板，請你做個好事，讀過這一年，不看大人，也看這幾個孩子，你就作為我給這些孩子吃剛都替吧……」。老板睜大兩眼睛，狠狠地說：「不行，沒有這樣的道理！到了時期就要收租，」任三娘又還講和話，哀求老板，[illegible]孩子餓死嗎？」說着，她，眼淚就像滑落似的從眼眶中冒出來，地主「點也不讓，要求不分給她，[illegible]收了四挑包谷，老板分了三挑去了，兩個長年一下子就把這屋子搗得精光乾淨，老板走後，任三娘倒在床上放聲大哭！

過兩天我又看到任三娘整天不停地勞動着了。

寫於曲江